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



约翰·克里斯托夫
下

Jean
Christophe

许渊冲文集

〔法〕罗曼·罗兰 著 许渊冲 译

27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[法] 罗曼·罗兰 著 许渊冲 译

Jean Christophe

许渊冲文集 27



约翰·克里斯托夫

下

 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CIPG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第九卷 燃荆

第一部

心平气和。风平气静。

克里斯托夫定下心来了，觉得与世无争。他能征服自己，感到有点自豪。但在内心深处，他又觉得难过。自己这么沉静，使他感到奇怪。他的热情怎么都睡着了？他真心诚意地相信：热情不会再醒过来。

他巨大的力量有点粗暴，现在没有目标，没有事做，昏昏沉沉要入睡了。其实这是内心的空虚，暗藏着“有什么用”的想法；说不定是没有抓住幸福而感到的遗憾。他不再有足够的力量去对自己或对别人进行斗争。即使在工作上，他也不再觉得困难。他已经到了一个阶段的终点，可以充分利用以前的劳动成果；他很容易使他开发了的音乐宝藏源源不断地流出来；群众天然地是落后的，等到他们发现他过去的作品而赞不绝口的时候，他已经把旧作留在后面，自己又前进了，但并不知道还能往前走多远。他在创作中感到始终如一的幸福。到了生命的这个阶段，艺术对他而言已经成了驯服的乐器，他演奏时真是得心应手。感到自己已经到了熟能生巧的地步，他都不好意思了。

易卜生说过：“在艺术上如要坚持不懈，那只靠天生

的才能是不够的，一定要有热情，要有痛苦来充实人生，使人生有意义。否则，那并不是创作，而只是在写书。”

克里斯托夫就是在写书。他还不大习惯。他写的书很美。但他希望书不要那么美，而要有生命力。好比一个运动员在休息，不知道怎样用他的力气，就像一头笼中的野兽一般打呵欠，眼睁睁望着未来宁静的岁月，不知如何打发是好。好在他有日耳曼人乐观的老根底，不难说服自己一切会好起来，他想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；好在他已经走出了困境，成了自己的主人。这不算了不起……不过！能当家做主，掌握命运……他认为也可以算到站了。

两个朋友没有住在一起。雅克琳走后，克里斯托夫本以为奥利维会来和他同住的。但奥利维做不到了。虽然 he 需要接近克里斯托夫，却感到不可能同他再过以前的生活。和雅克琳共同生活了几年之后，再把另外一个人带进自己的私生活中来，他觉得是不可容忍的，甚至是卑鄙齷齪的——尽管他爱这个人，这个人也爱他，都超过了雅克琳——但这种事是没法讲道理的。

克里斯托夫开始很难理解。他老提同住的事，觉得奇怪、难过、苦恼……幸亏他的本能高于智能，终于明白过来。忽然一下，他不再旧事重提，并且觉得奥利维做得对。

然而他们每天见面，两个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一致过。在交谈中，也许他们并不吐露在内心深处最隐蔽的思

想。其实也不需要。交流并不需要语言，只要心心相印就行。

两个人很少谈话，一个沉醉在艺术中，另一个在回忆里。奥利维的痛苦慢慢减轻了，但他并没有费心出力，几乎是以苦为乐；很久以来，痛苦竟成了他生活的唯一理由。他爱他的孩子——一个只会哭叫的婴儿不会在他生活中占多大地位。有些男子只会做情人，不大会做父亲。怪他也没有用。天性并不是千篇一律的；勉强人人按照同样的感情规律办事是行不通的。谁也没有权利为了感情而不尽本分。但至少得承认：尽可能本分却不感到幸福。其实，奥利维爱孩子，主要是在他身上看到了生他的母亲。

直到最近，他都不大关心别人的痛苦。他是一个过着封闭性生活的知识分子。这并不是自私，而是沉思幻想养成的病态习惯。雅克琳更是画地为牢，她的爱情在他周围挖了一道鸿沟，使他与世隔离，而鸿沟并没有随着爱情而消失。他本质上是个贵族。从幼年起，他虽然心软，却脱离群众，因为他天生的心身都太脆弱了。群众的气味和思想都使他反感。

但他目睹了一件小事之后，一切都改变了。

他在红山冈租了一套便宜房子，离克里斯托夫和赛西尔都不远。这是一个平民区，他的邻居都是收入不高的人，有小职员，还有几户工人家庭。若是以前，住在这样一个格格不入的环境里，他本来会觉得痛苦的；但是这时，随便住什么地方对他都无所谓，反正他在哪里都是外

人。他不知道邻居是干什么的，也不想知道。下班回来——他在一家出版社上班——他就关在房里回忆往事，若是出去，那只是看孩子和克里斯托夫。他的房子不是一个家，黑屋子里住的都是回忆的形象；房子越黑越空，形象反而显得越清楚。他不大注意在楼梯上碰到的面孔。然而，不知不觉，有些面孔却在他心里留下了印象。有些人只对过去的事才看得清楚。事过之后倒忘不了，细枝末节都像用刀刻下来的。奥利维就是这样，心里留下的都是活人的影子。感情一冲突，影子就出现了；奥利维只记得见过，却不认识他们，有时他还伸出手去抓……但已经太晚了！……

一天，他出去的时候，看见大门口有些人围在门房女人周围，听她说个不停。他从来不多管闲事，本想不打听就继续走他的路；偏偏门房女人喜欢多拉一个听的人，把他挡住了；问他知道不知道可怜的罗赛家出了事。奥利维甚至不知道谁是“罗赛家”的人，他只是满不在乎，客客气气地听着。等他听到屋里有个工人一家七口都自杀了的时候，不禁和大家一样面朝着墙，听门房女人不厌其烦地从头再讲一遍。她越讲下去，他越记起来是见过这家人，就问了几句……是的，他见过那个工人——老听见他在楼梯上喘不过气来——是个面包师傅，脸色苍白，血都给面包炉烤干了，脸颊下陷，胡子没刮干净；冬初得了肺炎，病还没好就去上工，又复发了；三个星期来，他没有工作，没有力气。他的老婆总是拖着怀孕的身子，又有风

湿症，行动不便，却拼命干家务，整天东奔西走，请求救济，偏偏是你急他不急。在这期间，孩子生下来了，一个接着一个：十一岁，七岁，三岁——还不算半途夭折的两个——最后要了他们的命，一对双胞胎偏偏选了这种日子出世：就是上个月生的！

“他们出世的那一天，”一个邻居的女人说，“五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，于斯丁——可怜的小丫头！——也不过十一岁，她抽抽噎噎地问：‘怎样才能一下抱两个双生的弟弟呢……’”

奥利维立刻想起了那个小女孩的模样，大额头，不光亮的头发往后梳，神色模糊，凸出的灰色眼睛。碰到她的时候，她老是捧着食物，或者抱着小妹妹，要不然就牵着七岁的小弟弟。男孩很瘦，小脸显得机灵，眼睛已经瞎了一只。他们在楼梯上碰到时，奥利维总是漫不经心、客客气气地说一声：

“对不起，小姑娘。”

她什么也没说，生硬地走过去，也没让开一点；但奥利维的客气容易引起错觉，使她心中暗喜。头一天晚上六点钟，他下楼的时候，最后一次碰到了她，她提了一桶木炭上楼来。木桶看来很重。但挑重担子当然是穷人家的儿女该做的事。奥利维像平时一样打了个招呼，没有看她。他往下走了几步，无意中抬起头来，看见她起皱的小脸靠在楼梯栏杆上，望着他下楼。她立刻接着往上走了。她知道不知道上楼之后会到哪里去？——奥利维并不怀疑她是

知道的，他不断地想这个女孩在沉重的木桶里提着的其实是死亡——也就是解脱……这些不幸的孩子，对他们说来，不再活下去就是不再痛苦！想到这里，他不能再出去散步了。他回到房间里。但在房内，知道死人离自己这么近……只有几块板壁把他们隔开……想想看：他就住在这些受苦受难的人旁边！

他去找克里斯托夫。他心里难过，想到这么多人比他痛苦一千倍，他可以救他们却不去救，反而沉浸在爱情的悔恨中，这还像个人吗？他的感情是深刻的，并且不难与人交流。克里斯托夫也感动了。一听奥利维讲的话，他把刚写的一页乐谱撕了，认为自己太自私，怎么能对这种儿童游戏感到兴趣……然后他又把撕破的乐谱捡起来。音乐对他的吸引力太大；他的本能告诉他，减少一件艺术品并不能增加一个幸福的人。这种苦难的悲剧对他来说也不算什么新鲜事；他从小就生活在苦难深渊的边上，总算没掉下去。他对自杀甚至有很严厉的看法，因为这个时期他的生命力很丰富，想不到别人为什么会放弃斗争，不管痛苦多么难以忍受。痛苦和斗争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平常的事情吗？这是宇宙的轴心。

奥利维也经历过类似的考验；但他从来就忍受不了自己的或别人的苦难。他痛恨贫穷，因为他心爱的姐姐安东妮蒂就给贫穷夺去了生命。在他和雅克琳结婚后，他让自己消融在财富和爱情中，赶快把苦难的岁月置之脑后，不去回忆姐姐和他如何为生存的权利而奋斗，吃了今天的面

包不知道明天有没有的往事。现在，他用不着爱情来维护他的自私，这些苦难的形象又涌上他的心头。他不但不怕面对苦难，反而找上门去。苦难并不在千里之外。像他这种心情，在世界上到处都可看到苦难。世界就是一个医院……啊！痛苦，绝望！受伤的，呼吸困难，活着腐烂的肉体受到折磨！悲哀啃噬的心灵默默无言地忍受的苦刑！剥夺了慈爱的孩子，剥夺了希望的儿女，受到诱骗、被出卖的女人，失去了友谊、爱情、信心的男子，生活摧残得伤痕累累的不幸人的大军……最可怕的还不是贫穷和疾病，而是人际关系的残酷无情。奥利维刚打开人间地狱的活门，就听到被压迫者的呼号迎面扑来：被剥削的无产阶级，受迫害的人民，遭到屠杀的亚美尼亚，压得不出声的芬兰，遭到瓜分的波兰，受苦受难的俄罗斯，欧洲群狼掠夺的非洲，全人类呼天抢地的悲声。他到处听到哀号，连气都喘不过来，他难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，怎么可能想到别的。他不住口地对克里斯托夫谈。克里斯托夫心乱了，就说：

“不要谈，让我工作吧！”

但他很难恢复平静，又恼火了，就赌起咒来：

“见鬼！我这一天算完了！你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！”

奥利维道歉了。

“我的小朋友，”克里斯托夫说，“不应该老是瞧着深渊。那会活不下去的。”

“难道不该伸出手去救那些在深渊中的人吗？”

“当然应该。但怎么救呢？难道我们也跳下去？这就是你的想法。你有一种倾向，只看到生活可悲的一面。老天保佑你吧！你这种悲观肯定是好心好意的，但却叫人灰心丧气。你想使人幸福吗？首先，你自己要快活！”

“快活！看到这么多人受苦，怎么快活得起来？只有减少别人的苦难，才有可能快活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但是乱打一通能救人脱离苦海吗？多一个不会打仗的兵士有什么用呢？我只会用艺术来安慰人，给人力量，使人快乐。你知道多少受苦的人从插翅飞来的美妙歌声中得到了支持的力量？让各人干各人的本行吧！你们法国人是些慷慨的冒失鬼，老是头一个不问青红皂白就打抱不平，也不管是西班牙还是俄罗斯的事。我喜欢你们这股劲头。不过你们以为这样能办成事吗？你们搞得乱七八糟，结果一事无成——甚至把事搞坏……瞧，你们的艺术家自认为是在参与全球行动的时候，你们的艺术却最乏味。奇怪，这么多投机取巧的业余小作家居然为自己树碑立传，成了圣徒！如果能不让他们用掺假的酒去灌人，那不是好得多吗？——我的首要任务是尽我的本分，为你们创作健康的音乐，给你们灌输新鲜的血液，使太阳在你们心中照耀。”

要使阳光照耀别人，自己心里非有阳光不可。奥利维却缺少阳光。像今天的精英一样，他只靠自己一个人，力量就不能发挥。只有和别人联合起来，他才能发热发光。

但和谁联合呢？他的精神自由，心地虔诚，所以受到各个政党和宗教团体的排斥。党派之间互相排挤，比谁更不容忍，更加狭隘。有了权就要滥用。只有被压迫者能吸引奥利维。至少在这一点上，他和克里斯托夫的意见是一致的，那就是反对不公平也要由近及远，先要反对我们周围的、我们也或多或少负有责任的不公平现象。多少人只批评别人做的坏事，而对自己做的坏事却连想都没有想到。

他开始管救济穷人的事。他的朋友亚诺太太参加了慈善工作。奥利维就也参加了。起初，他不止一次感到失望：由他负责的穷人并不都值得照顾；或者是对他的同情反应冷淡，因为对他不放心，不肯说心里话。再说，一个知识分子很难只满足于单纯的慈善事业，在苦难深重的国土里，这种事业的救济面太小了！慈善行动几乎显得东鳞西爪、零乱琐碎，看来像是随意进行的，哪里碰到有人受伤，就包扎一下；一般说来，事业规模不大，又太急于求成，不能寻根问底，查清源头。而奥利维一心想要研究的，偏偏就是苦难的来龙去脉。

他开始研究社会贫穷问题。以前研究的人不少。现在的社会问题成了社会的问题。大家在社交场合，在小说中，在剧场里都谈。每个人都自命了解问题。一些年轻人还消耗了青春的力量。

新生的一代要有自己的狂热。即使是最自私的年轻人生命力也太旺盛了，精力的储备也过剩了，不能不发泄出

来，不能无所事事；所以他们想方设法化生命为行动，或者——说得稳当一点——化为理论，化为航空或者革命，化为体育运动或者脑力活动。人在年轻的时候需要幻想自己在参与人类伟大的行动，在改造世界。人的感觉在和宇宙的呼吸共振。人是多么自由，多么轻快！他还没有家庭负担，什么都没有，不用怕风险。他慷慨大方，能放弃还不属于他的一切。能爱能恨，以为梦想和呐喊能改变地球，那是多么美妙！年轻人好像看门狗，一有风吹草动，他们就浑身战抖，大声疾呼。只要有一件不公正的事，哪怕远在世界尽头，也会引起他们的狂热……

黑夜里犬吠声四起。从村庄到村庄，在大树林之中，狗叫声此起彼伏，遥相呼应。黑夜也不平静。这时睡觉都不容易！空中的风吹来多少不公正的回声！……不公正的事层出不穷，而矫枉过正，往往又产生新的不平。什么是不公正？有人说是国破家亡，委曲求和。有人说是战争。一个说是破旧立新，废除君主；另一个说是掠夺教会；第三个说是扼杀未来，威胁自由。平民恨不平等；精英却恨平等。不公正的名目繁多，各个时代自有选择——总是打一个，扶起一个。

这时，世界上很大的一部分力量都转而反对社会的不公平了——但不知不觉地他们的方向却是在制造新的不公平。

当然，自从工人阶级的人数与力量壮大，成了国家机器的一个主要齿轮以来，这种不公平显得更沉重，更触目

惊心。但不管宣传家和吹鼓手怎么说，工人阶级的情况并没有变坏，而是比过去更好了；变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受了苦，而是因为他们更强了。他们更强，这甚至是敌对的资本力量造成的，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必然使劳动大军集合起来，准备战斗，机械化又把武器送到工人手里，使他们每个带头人都能对世界上的光、电、能源发号施令。不久以前，有些领导人想组织这巨大的集体力量，这些基本力量已经发射出热流和电波，传遍了人类社会的躯体。

人民的事业打动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，并不是因为事业公正，也不是因为思想新又有力量，虽然他们自以为这是原因。其实，真正的原因是人民事业的生命力。

如果说是公正么？世界上发生了成千上万不公正的事，但并没有打动他们。如果说是思想么？那不过是真理的片言只语，东抄西捡来的，应用到一个阶级身上，却牺牲了其他阶级。都是些荒谬的“教条”，和所有的“教条”一样——什么君权神圣啦，教皇万无一失啦，无产阶级当政啦，普选啦，人人平等啦——如果只考虑这些“教条”本身的价值，而不考虑使“教条”成为行动的力量，那荒谬的程度不是难分高下吗？“教条”平庸有什么关系？思想本身如果没有人的力量支持是不能征服世界的。思想只靠知识内容不能掌握人，而要靠某些历史时期发射出来的生命光辉。人家会说光辉像是扑鼻的香味，连最不灵的鼻子也闻得到。最崇高的思想如果只靠本身的价值是没有感染力的，一定要有人群来体现这种思想，使它有血有肉，

才能发挥作用。就像叙利亚未开花即萎谢的玫瑰，移植到了湿地，忽然一下开花、长大，使空气中洋溢着浓烈的香味一样——那些旗帜鲜明、领导工人阶级去攻打资产阶级堡垒的思想，原来出自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头脑。只要思想停留在资产阶级的书本中，那就等于死了，好像博物馆中的展览品，玻璃柜中紧紧包扎的木乃伊，根本没有人看。但一旦思想掌握了人民群众，成了群众的思想，群众再加上狂热的现实，使思想变形，生气勃勃，又给抽象的理由吹入虚幻的希望，就像伊斯兰教元年吹起的热风一样。思想传播得越来越快。大家都受到了感染，却不知道思想是什么人带来，是怎样带来的。什么人的问题并不重要。精神上的传染病继续扩展；很可能是思想狭隘的人把病传给了开明人士。每个人都不知不觉地成了携带病毒的媒体。

思想传染的现象是各个时代、各个国家都有的；即使是贵族国家千方百计要维持阶级统治，也封锁不了。而在民主国家更以雷霆万钧之力冲破一切障碍，何况在精英与群众之间本来就没有安全的壁垒。精英立刻受到了感染。虽然他们自高自大，聪明过人，但也抵抗不了病毒，因为他们实际上比想象的要脆弱得多。智慧是一个小岛，受到人潮的侵袭、消耗，被淹没了。要等人潮退后，智慧才会重新出现——大家佩服法国大革命后，特权阶级在八月四日夜里放弃了特权。其实，最可佩服的，是他们在迫不得已时，会做迫不得已的事。我可以想象得到，他们不少人

回府之后会说：“我干了什么蠢事啦？我是喝醉了吧……”好一个醉字！值得赞美的好酒和产酒的葡萄园！但用血液来灌醉古老的法国特权阶级的葡萄并不是他们栽种的。酒酿好了，只等人去喝。喝了就胡说八道。不喝的人只要闻到酒香也会晕头转向。这是大革命的收获！……一七八九年的陈酒，现在的家庭酒窖中剩不下几瓶了，即使有剩也走了味；但我们的子孙会记住他们的祖先却曾喝得头昏脑涨。

奥利维这一代年轻的中产阶级喝的是一样的烈酒，但是更苦。他们把他们的阶级作祭品献给新的上帝。陌生的上帝——那就是平民。

当然，他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样真诚。很多人只想找机会出人头地，他们假装瞧不起本阶级。多数人把群众运动当作精神上的消遣，练习口才的机会，态度并不十分认真。以为自己信仰一种主义并且为之奋斗，或者将要奋斗——至少是有可能奋斗，那也是种乐趣。甚至觉得为之冒险也不坏。那会引起戏剧性的激情。

这种激情如果不夹杂着私心杂念、个人利害打算的话，倒也无可厚非——但有些工于心计的人却是另有所图的；群众运动对他们说来是往上爬的手段。就像北欧的海盗一样，他们利用涨潮时把船开进内陆，打算深入港湾，在退潮时就攻城略地。河道很窄，潮水涨落不定，非有过硬功夫不可。但两三代的教育已经培养了一批熟悉本行的